

研究甲骨文的雷煥章神父

蕭淑美

（暢談文化公司）

1989 年，在中國大陸的一場研究甲骨文的國際學術會議上，主辦單位向大家介紹「台灣來的兩位學者」，其中一位就是雷煥章神父！雷煥章（下稱雷公）是法國人，為什麼大家把他當作台灣的人呢？還有，他是一位神父，怎麼會成為研究甲骨文的專家呢？

雷公 1922 年 7 月 5 日生於法國西北部小城 Chemiré-le-Gaudin, Sarthe，家人都信仰天主教。父親是個照顧市民無微不至的好市長，對雷公的教育態度十分開放，因此雷公從小就與大自然為伍，時常騎著馬到處馳騁。雷公飼養了一隻牧羊犬，他十多歲時就能獨自帶著牧羊犬，驅趕百頭的牛隻。他說牧羊犬只要將帶頭搗蛋的牛咬住鼻頭，其他牛隻就會乖乖聽話。

除了父親，雷公剛唸小學時最崇拜他的老師。老師十分博學，但是個無神論者，不相信這世界有神。這讓雷公很困惑，兩個他所敬愛的人信仰完全不同，哪個對、哪個錯呢？這時，他已悄悄立下當神父的志願，他想去了解為什麼有人不相信有神。後來，雷公 18 歲進入修會後，喜歡讀哲學，就是想了解各種思想；等到決定到中國傳教，他同樣先研究中國的文化，想知道中國人的想法，最後還成了研究甲骨文的專家。

1940 年雷公進入耶穌會，接受 2 年初學院的培育。進修會的第 1 天，他很不適應，神師便告訴他：除非你在這裡很快樂，待下來才有意義，因此要他隔日回去。但是第 2 天，他向神師表示自己的心願：盡心去了解無信仰的人，並和他們交談。神師覺得這種想法很難得，而且見他是經過祈禱避靜後的分辨，最後終於答應。

1942 年，法國大半被德國控制，境內的年輕男子都被派到德國工廠勞動，修士們也不能倖免。雷公被派到兵工廠，幫德國人製造戰機。雷公一想到這些性能優越的戰機是用來屠殺人的，便在 1 個禮拜後開始進行破壞。他原是負責為機翼打孔控釘，便故意把釘孔打歪，讓機翼無法安裝。這下子，原來一天可出廠 4 架飛機的，結果只有 3 架。德軍經過一番調查，找出了雷公，把他押去偵訊審判。偵訊的時間很短，雷公很快就被宣判死刑。等到讓雷公答辯時，他用德語先罵了一頓德國人，提醒他們不要在歷史上留下惡名。接下來，他話鋒一轉，開始為自己辯駁，說明自己是沒經驗，又每天吃不飽，精神不濟，才會出錯。沒想到，負責偵訊的長官竟然就示意放了他。

在勞動營，雷公還結交了一位人見人畏的殺人犯。有一天，他來找雷公，坦白說出自己如何殺了 4 個人。他告訴雷公：他恨所有的人。雷公便問他：「真的？你能不能想

一想，有沒有一個你不恨的人？」他靜默 5 分鐘後，才開口說：「有一個社服人員，她沒有把我當兇手看待，只是和我談話，關心我吃、睡，她是唯一對我好過的人。」雷公聽了便告訴他，今晚你就寫張明信片給她，向她表示：妳是我唯一無法怨恨的人。他真的寫了，從此有了很大的轉變，每個星期還將自己的一塊麵包節省下來給雷公。雷公向來跟各式各樣的人來往，並且相信神愛每個人。

雷公的姓是 Lefevre，因此他的中文名字就姓雷名煥章，後來中國的教友都稱他雷公。他會來中國傳教，是因為在法國初學院時，在圖書館看到中國的山水畫，發現中國人看天地萬物的方式不同於西方，而定決心到中國。1947 年到達上海，隨即前往北京，在北大哲學系讀到三年級，因政治動亂回到上海，在徐家匯聖依納爵堂由龔品梅主教授予司鐸職，旋因中共迫害宗教，於 1955 年來台灣。

耶穌會是天主教的一個修會，1540 年由西班牙聖依納爵創立，在當時是教會革新的一股力量，強調哪裡有需要，就往哪裡去，因此創會後就積極派遣會士到世界各地傳教，而且強調融入當地的文化。雷公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曾參與漢法辭典的編撰，讓中法文化可以交流；也因此接觸甲骨文，在甲骨文研究上成績斐然。雷公受訪時曾說：「我作夢的時候，也是講中文。」他曾獲台北市政府表揚為「大城市小人物」，也因漢學成就被法國文化部授予藝文騎士勳章。

雷公研究甲骨文始自 1964 年，這年一位研究甲骨文的美籍神父去逝，雷公奉命接下研究任務。1966 年，耶穌會延續利瑪竇的精神，成立研究機構「利氏學社」，雷公擔任研究員，繼續研究甲骨文。雷公的甲骨文著述甚多，最重要的是《法國所藏甲骨錄》(1985)、《德瑞荷比所藏一些甲骨錄》(1997) 及《甲骨文集書林》(2008)。

雷公研究甲骨文，往往看到中國學者所看不到的面向。舉例來說，雷公寫過一篇論文〈兕試釋〉(《中國文字》第 8 期，1983 年)，考定甲骨文的「兕」字，是指一種水牛，並指出兕字是個象形字，字頭「凹」象獸角，只有水牛才有那麼大的角。

兕字的研究，和甲骨學的一段公案有關。殷墟曾出土大獸頭骨，其額部刻有甲骨文兩行，記有「獲白○」等字樣，董作賓認為這是一段記事文字，撰〈獲白麟解〉，將甲骨文○字釋之為麟。董作賓〈獲白麟解〉發表後，引起文字學家熱烈討論；唐蘭撰〈獲白兕考〉，釋之為兕，其後遂成定說。但兕究竟是什麼動物，一直沒有確切答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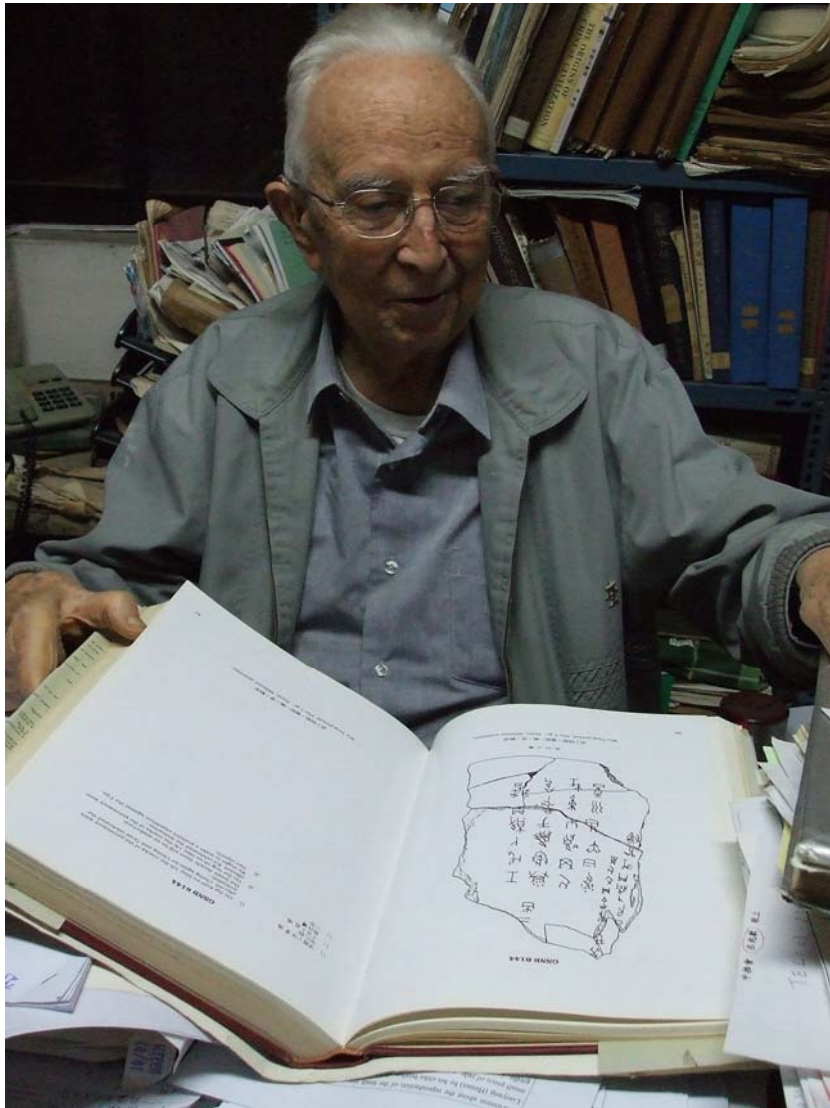
殷墟曾出土大量哺乳動物遺存，這些遺存應可反映殷商安陽一帶家畜及野生動物的種類及數量。德日進、楊鍾健曾研究殷墟哺乳動物遺存，遺存中水牛屬僅一種，即 *Bubalus mephistopheles* (聖水牛)。

1949 年，殷墟出土的大獸頭骨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運台灣。雷公會延請專家前往測繪，並持大獸頭骨照片委請巴黎國立生物學博物院古生物組鑑定，結論為水牛屬所有。鑑於聖水牛是殷墟遺存唯一的一種水牛，因而判定大獸即聖水牛，進一步得出「兕」字即野生聖水牛的結論。至於甲骨文的「牛」字，雷公判斷為畜養的聖水牛。這一發現，甲骨文學界一直引為典範。

作為一位神父，每天都要舉行彌撒、為人講信仰道理、拜訪教友等。因此雷公只能利用空檔研究學問，若是有人到他書房，他便立刻放下手邊的事，親切的與人交談。因為他喜歡與人做朋友、談論信仰的事，這件事比做學問還重要。

2010 年 9 月雷公剛過完 88 歲生日，24 日就生病過世了。他帶領的教友，都像子女般的爲他舉行殯葬彌撒。雷公的一生，是每位神父所追求的：「這場好仗，我已打完；這場賽跑，我已跑到終點；這信仰，我已經保持了。」

（此文原刊《小達文西》2010 年 12 月號，經增補而成本文）



雷煥章神父與其甲骨文著作，蕭淑美攝於 2006 年 12 月 4 日

收件稿日期：2010 年 12 月 2 日

定稿日期：2010 年 12 月 3 日